

## 大千小事。膾炙人口

「眼中恨無奇男子，腕底偏多美婦人」，凡是美的東西，張大千統統都喜歡，一花一木、一蟲一魚、一山一石、一丘一壑，尤其是靚女與珍餚、華堂及園林，錦衣和好友，彷彿一切美好的事物物都與他結下了不解之緣。凡是他所到的地方，便充滿了一片歡樂祥和及多彩多姿的氣氛，好像天下靈秀之氣，獨鍾此一人，世上的福份均被他完全佔據了。

### 功力磅礴玩弄乾坤

張大千的一生是傳奇和平凡的結合，浪漫與古典的交融。他的天縱才情，憑着幾枝畫筆，呼風喚雨，移山倒海，創造出令人目眩神迷的絢爛世界。他的憂患遭遇，飄浮於大時代的浪濤之上，載沉載浮，悲歡離合，生老病死，一生風塵僕僕，一往情深，留下了使人唏噓慨嘆的浪漫與感傷。他的內心浩瀚如海洋，巍峨如山嶽，充滿着氣象萬千和瞬息萬變的手姿。他的言行熱烈如太陽，芳香如醇醪，開拓了一個華美富麗的場面，鋪排成一幅飛花飄香的有情天地。

中國文化所陶冶出來的完美典型，便是如何孕育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，亦即有至情至性、頂天立地、詩情畫意、有爲有守、光風霽月、磊落高華、舒卷自如、超凡入聖的人，張大千就是這樣的一個人。

家境富裕，養成張大千隨心所欲的生活習慣；投拜名師，造就了張大千一代名士的作風；行萬里路，讀萬卷書，廣受薰陶，切磋琢磨，加上才氣縱橫，收藏豐富，遂使他廣擷精華，進而含蘊激揚，產生出驚天動地，玩弄乾坤的磅礴功力。

張大千的逸聞趣事不勝枚舉，妙語雋行更是車載斗量，早已膾炙人口，騰傳藝林，茲分別臚舉如後，藉使吾人對此一藝壇大師有更生動而深入的瞭解。

## 大風堂門第堂堂

「大風堂」是張大千畫室的名稱，他作畫的地方叫「大風堂」，他居停的地方也叫「大風堂」。事實上「大風堂」原是張大千家族的堂號，由張氏祖先流傳下來，到了張大千這一代，衆多兄弟都在使用，並不限於張大千一人。

據說「大風堂」的來由，是由於明代有一位孤高清奇的大畫家名叫張大風，張氏祖先慕其爲人及畫藝，遂以「大風堂」命名爲堂號。曾經有人向張大千開玩笑說：「大風堂名氣不够響亮，何不按照『論語』上的『堂堂乎張』，命名君家堂號爲『堂堂堂』呢？」

張氏昆仲所收的孿生，都稱作是「大風堂的門人」，不分年齡、地域、性別，只要是可造之材，特別是品行端正，經過推薦，遞上門生帖子，行過磕頭拜師大禮，便成爲「大風堂」的門人。「大風堂」的門

人不收贊敬及束脩，但是珍果、美食、花木、盆栽、奇石、古玩孝敬則不在此限。張大千對門人視如家人，不但供應繪畫用品，甚至還供應衣食，追隨他雲遊各地呢！「大風堂」門人必須誠敬恭肅，老師在場，沒有學生的座位；老師與朋友聊天，學生不可以旁傾聽；經久不見，或遇到年節壽誕，必須行磕頭大禮，連外國門生也照樣不誤；老師有事，弟子必須竭盡心力的分憂解勞。「大風堂」的門人遍及世界各地，張大千的師道「威風」因之也無遠弗屆。

### 幼弟殉情終身慟惜

清秀內向的張君綬是張家的么兒，排行第十，比張大千小五歲，因為不滿父母之命的舊式婚約，而在煙臺南行船上跳海自殺，死時年方二十歲，留下惟一的一幅畫，畫的就是煙臺老君廟的景色。由張母作主，聘塾師蔣春舫之女為妻，君綬大為不滿，遂離家赴滬就讀，一度曾經跑到南海普陀山去出家，後來亦隨曾農聲學習書法，以其天賦穎慧，曾老師對他特別鍾愛。

有一位比君綬年長八歲的狄文字大姐，已經是羅敷有夫，而且育有一子一女，因為婚姻生活並不如意，同病相憐之餘遂成了親密的朋友。

民國十二年初春，張君綬與狄文字雙雙由滬赴平，過了一陣子君綬要回上海了，狄文字又難捨難分的送到天津，而且一同登船南下，大約是海天一色的浩瀚煙水中，想起前途茫茫，頓感人生乏味，竟一同由

船上躍入海中自殺了。事後檢點遺物，找出了惟一留下來的——一幅畫，曾農髻睹物思人，唏噓不已，濡淚和墨在畫上題識附詩示悼云：

君綬有慧根，從予學書篆草，已臻神妙。父母以季子，愛憐更甚諸兄。友善季爰，尤形影不離，其蹈海何謂耶？然幼時喜依寺僧，及來滬，復逃之普陀，季爰數日訪得之，實真大覺耶？一紙已足傳，廿年成一世，白頭老親在，知君心未死。

張君綬的死訊一直瞞着張母，設詞說是到德國留學去了，一直到張母逝世時，還時常叨唸着：「放洋出國就忘記老娘了！」張大千與張君綬手足情深，一直到白髮之年，提起幼弟尚慟惜不已。張君綬與狄文宇的故事悽惻動人，兩人雙棲雙飛之餘，無法掙脫舊禮教的束縛，只有殉情一途了。

### 欣賞滑竿腳夫俚詞

四川盆地溪流縱橫，崗丘處處，梯式石橋與曲折小道，構成了古老的交通網。有一種獨特的運輸工具——滑竿，也就是由兩人抬着的簡便竹轎，隨處皆是。爲了前後呼應，也爲了消除疲勞，一路行來，吟唱不絕，語句成趣，令人爲之絕倒，張大千非常欣賞這種不加琢磨的俚詞，多次與朋友談及。例如：

遇到路上有積水，前面的人唱：「天上明晃晃。」後面的人知道有水窪，遂接着唱：「地下水蕩蕩

」。

遇到路上有凹陷，前面的人唱：「左首一個缺。」後面的人知道了道路不平，遂接着唱：「新官把印接。」

迎面走來一位漂亮的姑娘，前面的人唱：「路上一朵花。」後面的人連忙告誡道：「千萬莫惹她！」比較刻薄一點的就會接着唱：「哎呀！原來是兒的媽。」兒子的媽媽，不用說就是自己的老婆了，就這樣在嘴上佔了人家的便宜。

如果迎面來了一輛雞公車，前面的人則唱：「左首一個霸王挑。」後面的人比較文雅的接着唱道：「柴王子弟把車搖。」比較粗俗的便接着唱道：「把它打爛當柴燒。」

舉凡路上所見，心頭所想，均可順口溜出，邊抬邊唱，不拘章法，互相戲謔，無所禁忌，唱得熱鬧非凡，從而可以湮忘旅途的辛苦，實在是勞力者排遣無聊的奇妙絕招呢！

### 炒六一絲自慶壽誕

都說張大千喜歡美食，講究「吃」的藝術，以為動輒都是山珍海味，其實中間也包括許多小吃在內，例如：四川糉子、皮蛋稀飯拌肉鬆、芝麻醬湯圓、三炮響糍粑、油炸糰、肝膏、雞肉獅子頭、燒餅、小籠包、蝦餃、燒賣、蘿蔔絲餅、蔥油餅、紅豆鬆糕、黃魚麵、紅油抄手、蛋炒飯以及牛肉麵等，都是他熱衷的「點心」。

張大千認為「吃」不僅是爲了果腹而已，而是一種人生的最高藝術，只要能力所及，便儘量追求吃的藝術。即使在敦煌面壁期間，報紙上的花邊新聞，曾發表過他在石窟中的菜單有：白煮大塊羊肉、蜜汁火腿、榆錢炒蛋、嫩苜蓿炒鷄片、鮮蘑菇炖羊雜、鮑魚炖鷄、沙丁魚、雞絲裹泥山藥丸子。肉類由敦煌縣府按期補給，「榆錢」就是榆樹的嫩葉，惟獨鮮蘑菇從何而來，頗令一般人懷疑，其實那是張大千無意間在巨大的楊柳樹根下發現的，一天可採到一盤呢！

在巴西「八德園」時，宴客的菜單是：萱花煨松菌、干燒鱖魚翅、清蒸鯉、鷄汁烏參、炒明蝦片、四川獅子頭、相邀、香椿豆腐、清炒小白菜。其中的「相邀」也就是「大雜燴」，張大千嫌這個名字不雅，實在有挖苦客人之嫌，遂改爲「相邀」。

「摩耶精舍」的宴客菜單全是正宗的川菜，不但不帶辣味，而且絕不放味精及豬油，和習見的川菜大不相同。菜單是：麻辣腰片、蔥油鷄塊、紅燒肚片、熗白菜、素煨七珍、魚翅、煨菜心、蔥燒鷄、大烏參、水鋪牛肉、素煨紅白菜、熗草菇、筍片、絲瓜片、青豆、粉蒸肉、燒帽結、炒六一絲、炒紅椒、魚糕、松茸、豆泥蒸餃、小湯丸。其中值得一提的是「六一絲」，這道菜是在日本開設四川飯店的陳建民，曾被張大千譽爲「天下第一廚」，特地選了綠豆芽、魷魚絲、黃瓜絲、辣椒絲、韭黃絲和奈良漬（日本上好的醬瓜）六種絲合炒，吃一脆勁，稱爲「六一絲」，以慶祝張大千六十一歲的生日，後來却成了「大風堂」的名菜。

經常吃的家常菜則是：蒜泥白肉、涼拌茄子、荷花粉蒸排骨、皮蛋拌豆腐、乾煎明蝦、魚香烘蛋、蠔油豆腐、熗白菜、蟹黃白菜、乾煸四季豆、棒棒雞、宮保雞丁、豆豉蒸鱸魚、辣子黃魚。張大千酷嗜肉食，看到青菜便皺眉頭，最喜歡東坡肉、櫻桃肉、腐乳肉、梅乾菜扣肉、粉蒸肉、清蒸豬腳以及紅燒肉。

「獨樂樂不如衆樂樂」，張大千喜歡熱鬧，吃飯時也熱鬧鬧的出滿一桌，他就胃口大開；他熱愛生命，熱愛人世間的歡樂，他不會有過歸隱遁世的想法，一直到老，他都是興致勃勃、歡歡喜喜的參與並享受着生活中的點點滴滴，因此有人說他從來沒有老過。

## 燒大千鷄造新疆飯

「傳藥不如傳方」，張大千遇到愛吃的食品，不但要痛痛快快的吃個够，而且還要把製作的方法採來，回到家裡親自指導廚子依法炮製；興致來時而且精神够的話，還會洗手掌廚，亮兩手銀絲牛肉、螞蟻上樹、辣子魚給客人嚐嚐，許多揚名立萬，財源滾滾的大師傅，都得過他的衣鉢真傳呢！

有一次張大千豪情橫發的說是要請幾位客人吃牛肉麵，於是親自下廚調理，「紅燒牛肉」是先用素油煎剝碎之辣豆瓣醬，放兩小片薑及蔥節子少許，牛肉切塊落入，加花雕酒半斤，酒釀四兩，花椒十至二十顆，灑上鹽，先燒大滾，再以文火燉，前後約四小時；「清燉牛肉」除了不要豆瓣醬煎外，其餘方法相同，只是自始至終都要用中火燉，同時要不斷的撇油，至乾淨爲止。

眼看兩只白瓷盆，一只盛着帶汁的「紅燒牛肉」，一只盛着連湯的「清燉牛肉」，另外一只帶花紋的青瓷盆盛着寬麵，帶花紋的黃瓷盆盛着細麵，此外還有七八個小碟遍盛鹽、胡椒、糖、醋、醬油、辣油、蕃茄醬等佐料，在座的人食指大動，每個人吃的都超過了平日的飯量，都說張大千的牛肉麵硬是與衆不同。

張大千把烹調當成是一種永無止境的藝術，因此在他的眼睛裡，廚房大師傅自有其優越的地位，稍有些可口的菜上桌，必然不吝誇獎，還把大師請出來寒暄幾句，甚至還攝影留念，平白作了飯館的宣傳材料，反正利人而不損己嘛，何樂而不爲呢？對於好茶和美點，張大千更是非常熱衷。沖茶的第二道水要倒掉，沖第二道時再依次倒入杯中，第一杯要少，第二杯稍多，依次類推，再由最後一杯由少到多的倒回來，如此以來，每杯濃淡的份量就平均了。吃茶時還要配上點心，諸如小籠包、豆沙餃、小燒餅、滷鵝腸、湖州粽子以及蠔油撈麵、蔥絲炒麵等。

「大千雞」便是張大千親自調理出來的美味，許多館子裡都有這道菜，而且頗受客人的歡迎。其實就是青紅辣椒炒鷄丁，取材要選剛長冠開叫的小公鷄，才嫩滑可口。另外他根據當年在西北的經驗，研究出一道「新疆飯」，那是中間擗以杏仁、葡萄乾、雞肉丁、紅蘿蔔丁、醬瓜丁的蒸飯，風味十分特別。

在「摩耶精舍」中，可以隨時嚐到世界各地的珍果及點心，因爲大風堂的門生及友人遍佈世界各地，不時有各種珍奇美味饋送到門，像是丹麥的餅乾、香港的糕點、日本的蜜瓜、南洋的榴槤、韓國的梨、阿

拉伯的石榴、美國的櫻桃、菲律賓的冰淇淋，都隨時可以吃到。

張大千晚年，由於身體健康關係，每在應酬場合，總一再申明，請主人不必客氣佈菜，他吃的都由夫人徐雯波替他挑選夾在他面前的碟子裡，他愛吃什麼，或是什麼不能吃，夫人當然最爲清楚。請客的人也都能體諒他的健康狀況而不再勉強，因此不管是他請客，或是別人作東，賓主都能皆大歡喜。

### 既未年輕也未老過

打從二十五歲開始，張大千便蓄就一把鬍子，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老成許多，甚至便有人稱他爲「老太爺」了，因此他曾感慨繫之的說：「我就從來沒有年輕過啊！」

但是一直到暮年，張大千始終虎虎生風，活力充沛，笑語聲喧，中氣十足；經常同年輕人爬山涉水而毫無倦容。一旦發起脾氣來，大聲怒吼，聲震屋瓦；畫起畫兒來，大筆揮灑，氣韻磅礴；常保赤子之心，永遠流露出一派天真無邪的作風，所以有人也說他「從來沒有老過呀！」

張氏父系遺傳，都是天生的絡腮大鬍，張大千二十歲以後就經常爲刮鬍子煞費周章，據他自己說：「得天獨厚，莫可奈何，想充小白臉也不成，越刮得勤便越是長得快，自己刮又痛又麻煩，弄不好還要流血，找『待詔』吧！更嫌費時費事，索性就留起來了。」「待詔」就是四川話的理髮師，自然，天天找「待詔」實在是够麻煩的了。因之，在二十四歲那年決定留鬚，翌年已經美髯拂胸，推鬚及人，張大千沾了鬍

子的光，經常會受到別人的禮讓呢！他說：「當然，有利必有害，年輕人留把大鬍子，可不受小姐們的歡迎啊！」徐雯波夫人與張大千結婚時，張大千已年近五旬，留鬚的歷史也有二十多年了；所以他曾多次對着熟識的朋友開玩笑說：「我身上啥地方都瞞不了她，惟獨下巴兒是個藏私的地方！」不願刮鬍子而索性留鬚，連帶着把理髮也視為畏途，每次都要被家人三催四請，才肯光顧一次理髮店。他說：「每次理髮被白布圍起來，就像犯人上了綁一樣動彈不得，而且頭髮碴子亂飛，弄得渾身都不舒服。」後來他限定每年只理三次髮，端陽節、中秋節、春節，依序進行，多一次都像要他老命似的，說什麼也不肯答應。

### 看相問卜歷歷不爽

「貴似王侯，貧若白丁」，是命相家彭涵峯對張大千的評語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，似乎不足為奇；但是彭涵峯又說：「別人是右手找錢，左手花掉，而張大千却是右手還未找進來錢財，左手早已花了，一生一世都欠着人家的債。」衡諸張大千的習慣與作風，絲毫不差是確實。

彭涵峯在一次宴會上，語驚四座的指着張大千的鬍子說：「鬍根竄過喉結，恐怕難過知命之年！」「知命」之年就是五十歲，意思是說他活不過五十歲，那時張大千才三十多歲，此專難言之過早，但在他心中却始終是個抹不掉的陰影。

民國三十七年，張大千五十歲生日那天，懷着戒慎恐懼的心情，躲到成都郊外的昭覺寺去避壽，朋友

們追踪到廟裡陪了他一整天；眼看夕陽西沉，暮鴉投林，大家都說這一叔總算過去了，遂乘坐幾輛黃包車回城。張大千坐的那一部在途中，迎面撞上了一輛疾駛的汽車，被凌空拋向路傍，幸而毫髮未損，可憐那個車伕却當場死了，算是作了他的替死鬼。出事時刻，正好是他五十年前降生的酉時。

民國四十年張大千暫居香港，名相家李栩厂爲他推算八字，說他的命格與張之洞頗爲類似，兩人都是一代大師、能享高壽、一生嗜好美食、很會享受人生、手無餘錢，事實上兩人確實有許多相同的地方。

有一次張大千急着要向一位日本的收藏家購買一幅古畫，那是黃鶴山樵所繪的「修竹遠山圖」，鞭長莫及，一時頗爲躊躇，正在捧着茶杯思索的時候，適巧李栩厂來訪，張大千便以「茶」字，請其測字，看看能否如願。

李栩厂說：「茶字上面是『萬』字頭，這件東西必然是價值萬金的名貴物品；茶字中間是個『人』字，如果能找到適當的中間人，才可以水到渠成；茶字下面是個『木』字，『木』字拆開又是『十八』兩字，十八日之後當可如願！」

後來果然花了一萬美元，拜託東瀛的朋友幫忙，總算把這幅「修竹遠山圖」弄到手了，前後算來竟然一天不多、一天不少，整整是十八天。

狂塗豎抹，一氣呵成，一股靈秀之氣，加上純熟的技巧，轉瞬之間便使一堆混沌的墨汁與顏料，在畫紙上變成了遠山近水、亭臺樓閣、千峯萬壑、流泉飛瀑、孤帆荒渚、山徑古剎，筆觸是現代的，但意境却

是古典的。

特別是張大千畫荷時，一筆荷莖，橫斜出水，真箇是力透紙背，勁道十足，荷葉的迎風鋪水，荷花的輕盈婀娜，彷彿就是滿池荷香綻放在眼前，一朵花中就可以看到一個世界，一片葉子上彷彿就是一個天地。

張大千時常自嘲「畫畫兒」這個行業。他說，年輕時最喜歡爲人畫扇子，面積不大，三筆兩筆就能應付。有一天看見朋友搖着一把新扇頗爲自得，於是一把奪過來就要替他畫畫兒，那個朋友立刻向他雙膝跪下，他忙着攙扶道：「畫把扇子費不了多大工夫，何必行此大禮？」朋友不好意思的說：「我不是求你畫，我是求你別畫，不要弄髒了我的扇子啊！」

張大千精於鑑賞是盡人皆知的事，不但一眼就能看出是誰的作品而且也能分辨出真假來。他說：「真畫假畫不只是看筆觸，重要的是氣韻，真畫有一股真氣，看起來像是要對你說話似的。有許多古畫上的題款，經常會有掉字或別字出現，往往造成後世的誤會，據以認定那是一幅假畫，其實那才是確確實實的真畫。」像張大千就經常在題款及題詩上有錯誤，所以有人說：「張大千的畫不脫字、不錯字的才是假的！」

## 蟬頭朝上蝦子六節

畫上的題款及題詩有錯誤出現，已屬司空見慣的事，不足爲奇；而畫面的本身偶而也會有不合邏輯之處。張大千早年在北平時曾畫過一幅「綠柳鳴蟬圖」，一隻鮮活靈動的蟬，伏身在垂柳枝上，呈蟬頭朝下，蟬身朝上的欲飛狀；白石老人齊璜發現不妥，悄悄的告訴他說：「蟬在柳枝上攀附，永遠是頭朝上的，不相信你可以仔細去觀察。」

白石老人比張大千年長三十歲，介乎師友之間，對於他的指教自然是敬謹接受，但是心中並未完全折服，待至抗戰期間隱居青城山時，盛夏蟬聲聒耳，舉頭細看，但見滿樹鳴蟬，一隻隻都是頭朝上的，因爲牠的頭重身輕，如果倒過來，就要攀附不穩了，想起白石老人的話，張大千感到既慚愧又感激。

勝利以後再到北平，依舊是冠蓋滿京華，故人皆無恙的情況，張大千往返應酬頗爲得意，有一次徐悲鴻請白石老人及張大千合繪一幅畫，當天徐悲鴻夫人廖靜文忙着張羅酒漿，下厨烹飪，這幅畫算是酬答她的辛勞。齊白石意興過飛的畫了幾片荷葉，點染了兩朵荷花，張大千也興致勃勃的畫上了幾隻蝦子，這回白石老人又悄悄的把張大千拉到一邊說：「蝦子是六節啊！大小都是一樣，不可少畫一節，亦不可多畫一節！」張大千事後找到一些蝦子來觀察，果然都是六節，對白石老人「格物致知」的精神，自然是佩服不已。

### 補景題詩惹禍上身

成名的畫家，兩人或數人甚至數十人合繪一幅巨構，以示有志一同的情形屢見不鮮，爲了捧場或示嘉勉，在別人的畫上補景題詩，也多得不勝枚舉，均屬藝壇佳話，張大千亦樂此不疲。

北平是歷史名城，更是文化藝術古都，經常不斷有各種藝術活動及展覽，全國各地成名的畫家，都要跑到北平去磨練、切磋、炫耀及風光一陣子以收名定價。因此在故都的藝文圈子裡，另外形成一個獨特的世界，互相捧場者有之，彼此攻訐，積不相容者亦有之。

有一次于非闇要在中央公園的水榭舉行畫展，拿了一幅「蝴蝶圖」來請張大千補景，他不假思索的繪一仕女執扇作捕蝶狀，並題詩云：

非闇畫蝴蝶，不減馬江香；

大千補仕女，自比郭清狂；

若令徐娘見，吹牛兩大王。

當時在故都藝壇頗富盛名的徐燕孫，以專畫仕女享譽，有人便開玩笑的說張大千的題詩，指的就是徐燕孫。徐燕孫信以爲真，大大的爲之震怒不已，認爲張大千存心侮辱前輩。於是一狀告到官裡，雙方劍拔弩張，場面十分火爆，後來經過有力人士從中斡旋，方始鳴金收兵。

## 南張北溥合作繪畫

「蘆溝橋事變」以前，張大千寓居故都，「南張北溥」的聲名已經十分響亮，兩家都住在「頤和園」中，花晨雨夕，時相過從。當時的溥心畬仍然保持着昔日皇室王爺的架勢，過着呼奴喚婢，錦衣玉食的豪華生活，一聲送客，馬上有隨從排列兩旁，要是在夜間，各持燈籠，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。

溥心畬對他的如夫人既愛且畏，一切生活細節都在她的嚴格控制之下，據說溥夫人對張大千特別殷勤，想盡了辦法要他們兩人合作繪畫，震於「南張北溥」的聲名，價值自必不凡。本來溥心畬是不喜歡和任何人共同作畫的，因為他的如夫人堅持，只好和張大千合作了不少畫幅，但是頗工於心計的這位如夫人却一張張的收藏起來，至今未見下落呢！

### 尊師重道終生不渝

張大千的老師曾農穉，教誨愛護長達十年之久，時常勉勵他要有「理學」的修養，不能學到「程朱」，也要學到「曾左」。老師對學生不但有「教」而且有「愛」，當然更要「長幼有序」，因此他說：「一直到今天，凡是我握手言歡的人，決不是我的學生！」

曾農穉的言行中規中矩，從來不曾發脾氣罵人，甚至也未聽過他說過一句刻薄話。只有一次，李梅庵老師有一幅陳搏老祖寫的對聯被康有為借去不還，李老師寫信去罵他，曾老師打抱不平，也寫了一封信給康有為云：

伯夷叔齊，聖之「清」者也；孔子，聖之「時」者也；康有爲，聖之「驅」者也。

曾農髯謝世後，張大千屢欲爲他舉辦一個遺作展覽，因爲曾師的作品散在各地而不易收集，因此始終未能如願。民國十九年在上海看到了曾師的一幅「秋江圖卷」，想起老師昔日不但教他書畫，而且教他做人處事之道的恩惠，不覺熱淚盈眶的題詩云：

此恨綿綿隔湘水，子鶴手持秋江圖；乞我題詩書紙尾，婆娑熱淚不成行。  
每憶師言如異世，十載門牆感悟深；視我如弟如驕子，衣鉢愧傳恩未報。  
展卷淒然痛欲死，老筆由來奪一峯；衡嶽高高不可攀，嗚乎心喪曷能已。

曾農髯生前曾多次謂張大千道：「但作上海人，不爲上海鬼。」寓有晚年定當落葉歸根之意，不想竟老死滬上，臨終前猶以「未歸」爲憾，曾賦詩題畫云：

自滄溪流常繞閭，手栽楊柳已成堤；  
劫餘尚有做虛在，惆悵年年歸未歸。

張大千晚年在「摩耶精舍」定居，薛慧山由海外購得曾農髯所寫的一幅對聯，託沈葦窗獻贈給張大千，聯曰：「道德涵如淵海，精神壽之鼎彝。」

張大千看見了老師的遺墨，頓時熱淚盈眶，立即囑咐護士小姐攙扶他站起來，嘴裡喃喃的說：「那有坐着看老師墨蹟之理？」

## 四幅仕女精妙絕倫

「按樂圖」、「春燈圖」、「採蓮圖」、「讀書圖」四幅仕女畫，是張大千春秋鼎盛之期的得意傑作。抗戰勝利時在成都展出，觀者愛之若狂，惜乎標明爲「非賣品」，愛好者也只有望畫興嘆的份兒了。

這四幅畫是張大千敦煌歸來後，飽受石窟壁畫線條及色彩的影響，表現得最爲突出而精美的畫幅。據說是他有一次與二夫人黃澣素口角，口中喊着「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」，負氣出走，躲到成都一間廟宇中，花了七八天的工夫，好整以暇把一腔怒火，昇華爲藝術的創作，却畫出了令人讚嘆不絕的四幅傑作，畫完成了，他的氣也消了，笑嘻嘻的抱着得意之作自動回家。

張大千最好的畫都是當作禮物送人的，這四幅畫中的「春燈圖」送給了張岳公，「按樂圖」送給了高嶺梅，另外的「採蓮圖」及「讀書圖」送給了四川博物館，至今仍被譽爲是他人物畫的代表作品呢！

## 國劇藝術無美不臻

早年在上海的時候，李梅庵老師曾經問張大千有沒有聽過譚叫天的戲，張大千自忖一生不抽煙、不喝酒、更不喜歡賭博，惟一的嗜好就是迷上了聽戲，深恐受到老師「勤有功、戲無益」的教訓，不知該如何回答時，老師却說：「叫天的戲實在好，韻味十足，尤其是拖腔，一波三折，曼妙至極，就如同我們練字

，有神氣相通之處，多聽他的戲，玩味其中的奧妙，對書法會有很大幫助！」

從此他便名正言順的三天兩頭前去聽戲，美其名曰「奉旨聽戲！」事實上不止是唱腔，就連身段、服裝、道具、音樂，無一不是美的綜合，從中可以得到不少靈感，也可以印證一些繪畫的原理呢！

戰前在北平時，張大千與名伶多有來往，那時的伶人敬業好學，不少人知書達禮，能畫能寫，張大千曾經教過梅蘭芳畫畫，幫過余叔岩練字，程硯秋等均曾執經問難，當然也私下裡與他們研究過舞臺動作及唱腔；他說着實聽過不少好戲，因為人家知道他不會唱戲，也沒有學戲的打算，不怕他偷學了他們的玩藝，因此每有新腔，便唱給他聽，還徵求他的意見呢！

在香港期間又與多皇孟小冬結識，當他遠赴南美時，孟小冬還特地趕到機場，送給張大千一卷她自己特別為他錄製的帶子，供他在異國排遣寂寞。

回國定居以後，年輕一輩的坤伶，差不多都是「摩耶精舍」的常客，每有演出必然會看到張大千在座欣賞，尤其對於郭小莊特別欣賞，曾經為她繪製了一件荷花旗袍，並鼓勵她成立「雅音小集」。

郭小莊每個星期天一定要到「摩耶精舍」去問安，途中經過「廣東飲茶」的點心店，一定不忘記買幾樣燒賣或蝦餃，張大千時常笑着說：「就等這個來了，我才有得吃呢！」

## 梅佔上風程遜一籌

早年中國平劇界的四大名旦中，梅蘭芳排名第一，程硯秋居次，其他尙小雲、荀慧生也各擅其勝。

梅蘭芳恂恂儒雅，舉止得體，工詩詞，學書畫，造詣不弱，受到過不少名家指點，氣質自是不凡；程硯秋對書畫的品鑑力甚高，曾經別出心裁的以張大千臨摹的敦煌壁畫作底稿，不惜工本繡了一大幅敦煌壁畫錦幕，作爲他表演時的舞臺襯景，古雅生動而又金碧輝煌，打亮燈光，果然氣象雍容，華貴不凡，贏得不少喝采的掌聲。

梅蘭芳每有新戲登臺，必定要請張大千去觀賞，最初是親身邀請，張大千打着哈哈說：「我的朋友很多啊！」梅蘭芳答說：「凡是八爺您的朋友，只要肯賞光，都請來捧場！」隨後也不問究竟有多少人，就派人送來一排好位置的戲票。

以後每次如此，一排位置有二十來個，有時朋友們不見得有空，去的朋友零零落落，張大千覺得實在愧對梅蘭芳，便告訴梅蘭芳說：「要不了一排，不要浪費了大好的座位。」梅蘭芳却說：「沒有關係嘛！我知道你怕擠，坐寬鬆些也好嘛！」

程硯秋每有新戲演出，也照例邀請張大千前往欣賞，也同樣歡迎其朋友賞光，可是每次都要接着問明究竟要去多少位，張大千說是六位，便送來六張票子，說是七位便送來七張票子，不肯多送一張，單祇是這一點，張大千認爲梅蘭芳列名四大名旦之首，確實有相當的道理。除了藝事以外，在修養、氣派各方面都勝過程硯秋一些，所以「梅程爭勝」，梅蘭芳永遠是佔盡上風，而程硯秋就要略遜一籌了。

## 君子動口小人動手

勝利以後，梅蘭芳曾經多次率團南下上海演出，有一次李秋君家裏宴客也邀了梅蘭芳，張大千自認是半個主人，入座時謙請梅蘭芳坐首席，並一再說：「您是君子，應該居首位；我是小人，謹能敬陪末座。」。

梅蘭芳大爲不解請教道：「八爺如此說法，必有不尋常的由來！」

張大千哈哈大笑道：「其實也平常得很，俗話不是常說『君子動口，小人動手』麼？您是『君子動口』會唱戲呀！我是『小人動手』只會畫畫兒！」

三十年後，張大千有一次和張岳公、黃季陸同席吃飯，席間擺起龍門陣來，逸趣橫生。岳公說：「我只能坐着說話，任何場合都不能站着說話。」

大家問爲什麼？岳公解釋說：「四川人不能站着說話，因爲『川』字立起來加一個『言』字，不就成了『訓』字了嗎？誰願意聽訓呢？」

隨後張岳公示意張大千說：「你最會擺龍門陣了，也來擺一個吧！」

張大千連忙搖手說：「不行，我是小人！」於是又把「君子動口，小人動手」的道理說了一遍。在一片哄笑聲中，黃季陸說：「從前有一個國王，喜歡把人丟出銀獅子作樂，有一天拋下一個人到獸檻中，

獅子迎面撲來，那人却不慌不忙的附在獅子耳朵上說了幾句話，獅子便調頭走開了。國王很是奇怪，就叫那人來問，答說：『我祇不過對獅子說，如果你敢咬我，我就要對你擺起龍門陣了！』

### 衛護師譽不遺餘力

李梅庵老師時常以「丹梅發十月，朱蘭在九臬」自勉自矢；辛亥革命的時候，他是江蘇藩臺，衙內倘有庫銀八十萬兩，一絲不動的封存起來，等待革命軍來接收，自己却攜家跑到上海租界裏以賣字爲生。

因爲他宦囊羞澀，根本沒有當寓公的條件，雖然以滿清遺老自居，也受到一般人的尊重；但是生活却過得十分清苦，連當時由十二位遺老組織的「一元會」，他也獲得免費白吃的優待。「一元會」每月初八、十八、二十八，各聚餐一次，聯歡、聊天、懷舊、議論，藉以打發暮年的落寞時光；平日李梅庵大館子上不起，天天跑到一間名叫「小有天」的小飯館裏吃喝，再不就是黃冠道服四出尋訪親友，往往爲門者所拒，鬪門曰：「此處不結緣！」陳任山戲贈一詩：

道道非常道，天天小有天；

白吃一元會，黑抹兩鼻煙；

有時訪親友，門者說無緣。

曾任僞滿洲國總理的鄭孝胥對李梅庵頗爲卓視，就把「道道非常道，天天小有天」這兩句摘出來，寫

成一副對聯，送給「小有天」飯館，掛在醒目的地方以招徠顧客，聯尾並加註解云：「有黃冠不遠之客，日日見於小有天酒樓之中，其人有邁世之高節，則梅庵道人是也。」

在李梅庵生計艱困之際，當時在京滬一帶大權在握的程德全，欲聘其為最高顧問，無非是憐老惜貧，讓其坐領乾俸而已；但是李梅庵却固執的寫了一封長信，婉却了程都督的美意。及其歿後，此信輾轉落到哈同手上，欲交商務印書館製版付印，遍邀滬上名流題跋，鄭孝胥題詩有句云：「乞命賤庭等兒戲，頓首成罪尤費詞。」言下之意頗不值其信函上的委婉措詞，有意加以輕視及誣蔑。張大千看見了大罵鄭孝胥不該意思，不該信口開河，不但侮辱了革命潮流，更蔑視了他恩師的人格，遂緊跟着鄭孝胥的題詩後面題了一首罵人詩云：

中丞印已付泥沙，方伯逍遙海上槎；

多少逃臣稱遺老，孤忠祇許玉梅華。

首句是說洪楊之亂時，有某中丞拋印洞庭而逝，辛亥革命時，鄭孝胥受命為湖南巡撫却不敢赴任。第二句是說辛亥革命時，樊樊山為江寧藩司，却逗留滬上每日徵歌逐色，以捧坤伶為樂。像這樣的人物，一個個都以遺老自居，其實又有那個比得上號稱「玉梅花庵」的李梅庵呢！

## 峨眉三頂鍾靈毓秀

四川峨嵋天下秀，峨嵋三峯天下奇。「三峯」亦即千佛頂、萬佛頂及金頂，高度均在三千三百多公尺以上。

「峨嵋」古稱「蛾眉」，據「水經注」載：「成都西南去千里，秋日雨山遙對如蛾眉。」由此可知峨嵋的得名，當出於象形了。蜀中六大名山，首推峨嵋，次為青城，三為錦屏，四為赤甲白鹽，五為劍門，六為巫山。峨嵋自古以來，即號稱我國四大名山之一，為佛教聖地，是普賢大士的道場。

山中飛瀑流泉，層巒疊嶂，寺觀相接，幽邃靈秀，由於地勢高峻，因而氣候相差懸殊，由山麓至山頂，四季氣候俱全，蘇曼殊詩句有云：「遊人莫着單衣去，六月飛霜帶雪寒。」盛暑之際登山，到了山腰就需穿棉衣了，登臨峯頂則非着重裘不可。明代曹松送僧入蜀詩云：

師言盛夏入巴峯，雲水回頭幾萬重；

五月峨嵋須近火，木皮嶺上祇知冬。

「峨嵋縣志」載有峨嵋十景，亦即：「洪椿曉雨、靈岩疊翠、羅峯晴雲、白水秋天、大坪霽雪、金頂祥光、聖寺晚鐘、象池夜月、雙橋清音、九老仙府。」其中的「金頂祥光」，氣象雄奇，最為引人入勝，登上金頂可以遙望「千佛頂」及「萬佛頂」，陽光燦爛時但見瑞光千道萬道，彷彿千佛萬佛一般，確實是難得一見的奇景。

峨嵋三頂平日為山勢阻礙，或雲霧繚繞，即使在天氣晴和之日，登臨一頂僅能望見其他二頂，但是張

大千却在一次難得的機會裏，從空中飽覽三峯秀色；那是抗戰期間他由重慶乘民航機返回成都，在剛落地後適逢敵機來襲，飛機又連忙起飛，航向西南亂山中避難，在峨嵋山區繞行兩圈，那天天氣晴朗，峨嵋三頂歷歷在目，因此獲得了深刻的印象。

若干年後，「峨嵋三頂」的雄奇靈秀模樣，仍然深刻的縈繞在張大千的腦際。范園焱駕機來歸時，川康渝同鄉會舉行茶會歡迎，張大千原想在簽名冊上畫一根竹子，以象徵其高風亮節，因覺畫竹太過簡單，不足以表示誠意，又想畫一株青松，但因冊頁太小，難以描繪出孤高挺拔的氣勢，因而遲疑未決；嗣後看到了張岳公的題詞是：「處黑暗無損其明，臨暴力彌勵其勇，蓄去待時，見機立決，岷峨靈秀，毓此青英。」遂觸動靈機，在簽名冊上畫了一幅峨嵋三頂，並題詞云：「岷峨靈秀，毓此青英。謹以岳公鄉長語寫峨嵋三頂，以爲范園焱義士留念。」

那次茶會的籌備人是羅才榮，張大千對他說：「同鄉是家人，不要對范園焱多說客氣頌揚的話，他已經在其他場所聽得够多了。」張大千認爲過多的恭維頌揚，反而使人難以消受。張獻忠據有蜀地時，曾開科取士並招狀元爲駙馬，有一位大臣大加頌揚，獲賞二十兩銀子；第二天又照舊頌揚一番，再獲賞十兩銀子；第三天再一成不變的頌揚時，張獻忠這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大感不耐，遂命人把他拖出去殺了。

## 賣毛筆的柳州受窘

桂林是廣西第一名城，枕山帶江，獨得山水之勝，城內城外，奇山峭壁，古洞幽澗，因有「桂林山水甲天下」之稱，雖然是一山城，却兼有江城的風光，山多拔地而起，孤標秀挺，水則清澈見底，沁人心脾。

抗戰初期，張大千由故都北平輾轉回到了四川，正在進退失據，百無聊賴之時，適逢黃旭初由桂林來函，邀他前往一遊，於是張大千興致勃勃的暢遊了桂林的山光水色，又在李任潮的陪同下轉往陽朔遊覽。

「桂林山水甲天下」的確名不虛傳，但「陽朔山水甲桂林」也毋庸置疑。陽朔的山水以多勝、以奇勝、以秀勝；翠巖青林，風韻娟美，如箭出地，各不相倚，千姿百態，形狀怪異，萬態畢陳，令人應接不暇。山勢巉峭，山石玲瓏，山色青翠，山峯奇偉，而水木清翠，水聲清越，風帆點點，清流處處，真如置身圖畫之中。唐代詩人沈彬曾有詩云：

陶潛彭澤五株柳，潘岳河陽一縣花；

兩處爭如陽朔好，碧蓮峯裏住人家。

雖然世人把陽朔風光形容得像朵花似的，甚至廣西省政府還打算在陽朔山明水秀的地方，撥一塊土地送給張大千；然而張大千內心裏却不十分欣賞那裏的靈山秀水。他總覺得廣西的山勢太薄了一些，缺乏磅礴之氣，一座一座像竹筍、像旗桿、像鳥獸、像亭臺各自孤立，不相統屬，無法連成一氣，因之雖然青翠，但沒有參天巨木，也沒有礦產蘊藏，整個說來還是貧瘠不堪的。

陪同張大千遊覽的李任潮告訴他說：「陽朔縣城的山水，有點像是女性的生理器官，特別是縣衙門面對的那座山，兩片丘陵，一脈叢樹，還有一條細小的瀑布，民間歷史流傳，陽朔城內風化不佳，與這座山頗有關係；不知是那位縣太爺忽發奇想，爲了移風易俗，命人把小瀑布的水源堵塞了。詎料如此一來，陽朔城內的婦女們突然感到身體不適，腹部脹痛，排泄困難；萬不得已，趕緊把堵塞的地方挖開，一切才又回復正常。」

遊罷陽朔，正在柳州逆旅候車返渝期間，引起了當地治安人員的懷疑，詢問張大千說：「你先生形貌奇特，行動迥異常人，究竟是幹什麼的？」張大千答說：「我是賣筆的！」在對方要求看看貨色之下，隨行的楊宛君夫人捧出了一大把畫筆，對方訝異道：「這些都是舊筆嘛！舊筆怎能賣錢？」

張大千哈哈大笑說：「正因爲是舊筆，所以才能賣錢，如果枝枝都是新的就賣不到錢了！」接着又解釋說：「我是你們黃主席請來的客人。」並拿出黃旭初邀他前來遊覽的函件以資證明，對方連忙打躬作揖的連說：「對不起！打擾了！」遂不再懷疑的離去了。

### 敦煌歸來沿途盤查

敦煌石窟兩年六個月的面壁，由於有人蓄意中傷，說是張大千在敦煌石窟破壞壁畫，盜竊國寶，因此有關單位便電知沿途關卡，務必要在張大千回程時仔細檢查。張大千十分明瞭檢查人員的苦衷，更因爲抗

戰期間保密防諜的重要，尤其是更爲了證明自身的清白，不但十分合作的接受五十次以上的檢查，而且還頗爲佩服檢查人員的負責盡職呢！

一張一張臨摹的壁畫上，都貼上「檢查訖」的字條，一件件的行李都經過一再的翻動，有一處檢查站的負責人對他說：「張先生，你在敦煌辛苦了幾年，我們要一張一張的仔細觀賞。」這「觀賞」二字使張大千聽了十分窩心。

還有一處檢查站，說是「張大千的車隊已奉上級命令，免予檢查放行。」只聞其聲未見其人；幾年以後，張大千還念念不忘的說：「如果能够連絡得上，我一定要用心的畫一幅畫送給他。」

另有一處檢查站就沒有那麼禮遇了，張大千拿出了何應欽部長發給他的「已通知檢查單位轉知沿途關卡放行」電報，及軍政部的「通行證」。檢查人員看了看說：「上面不是明明寫着『持此證者，應着制服』麼？你爲什麼不穿制服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張大千幽默的回答：「我是幹先生的，上面不是也寫着發給張大千先生的嗎？幹先生的想來是不必着制服的啊！」

抗戰期間，爲了肅奸防諜，管制與檢查在所難免，就連于右任從西北巡察返回重慶途中，照樣接受關卡的檢查，因此張大千也就心安理得的非常諒解了。

## 巴黎展畫進軍西方

張大千開過無數次的畫展，每次都是委託他人處理一切，頂多不過是在揭幕之前到場，看一看佈置得是否妥當；在正式展覽期間，他都是躲得遠遠的，彷彿是「醜媳婦怕見公婆」似的，不敢與參觀者見面。惟獨第一次在巴黎羅浮宮舉行畫展時，他不但親臨剪綵，而且還留在現場與絡繹不絕的參觀羣衆頻頻的打招呼呢！

民國四十五年六月是張大千進軍西方畫壇的起步，巴黎羅浮博物館館長薩爾，特別在東西兩廊安排了東西兩大畫家同時舉行畫展，西廊是馬蒂斯的遺作展，東廊便是張大千的近代展。

要進軍西方畫壇必須要通過巴黎這一關，因此張大千小心翼翼的以戰士臨陣的心情，一定要贏得這一場戰爭的勝利；精選了三十幅得意之作，一律標上「非賣品」，展出時即造成極大的轟動。有些人一看再看而不忍離去，有些人想據爲己有，格於「非賣品」的標識，也只有望畫興嘆了。

一個畫展的作品如果一律標上「非賣品」的字樣，意思就是說祇是拿上乘的作品，讓你們大家瞧瞧，想要據爲己有免談！這是一種硬裏子作風，往往能把參觀者唬得一楞一楞的。但是張大千却不是平白的自抬身價，而是要保持東方藝術家的尊嚴；再者，是否能被西方人欣賞和接受，還在未定之天，當然也就不好冒然的標價了。

事實上他這次展出的作品是頗有可觀的。以一幅「秋海棠」，就曾受到「國際繪畫協會」推選爲全球最偉大的畫家；另外像是以潑墨畫法完成的「山園驟雨」，就是他僑居巴西「八德園」時，改變畫風的不

朽傑作呢！

這三十幅畫後來都成了徐雯波夫人的私蓄；張大千經常對朋友們說：「這恐怕是我身後唯一留給她的遺產了！」每次徐雯波夫人含羞帶嗔的回他一句：「你不要亂說啊！」

再說張大千爲什麼每次畫展，都要遠遠的躲開而不敢在場呢？原因有三項，他稱之謂「畫展三怕」云

第一、每一幅畫都標明價錢，使他有「掛起來賣」的彆扭感覺，自己在場招待實在有拉生意之嫌，與擺地攤吆喝、賣膏藥的練把式又有什麼兩樣，身爲衣冠中人，何忍出此「下策」。

第二、參觀者如果佳評如潮湧，一個勁的恭維，自己會覺得心跳臉紅，而且還要陪盡笑臉同人家周旋，並答謝人家的好意，這不把人累得半死才怪。

第三、倘若有人家看得不滿意，而作畫本人又在場的話，當然不好意思罵出來，這樣憋久了是會生病的。爲了體恤人家，所以他儘量避開，讓人家看着不滿意，便可以痛痛快快的高聲開罵，豈不大佳！